

她是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开场《点亮》环节的编导
为短短2分30秒的表演,带领孩子们排练3个月

冬奥会71个“小雪花” 背后的“哈尔滨妈妈”

□本报记者 高云

71个提着雪花灯笼的孩子进入了奇幻世界,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那朵神秘的雪花,96片漂亮的“雪花”在地面浮现,孩子们开心雀跃,用手中灯笼点亮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徽……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开场的《点亮》环节,71个“小雪花”的表演充满了童趣和中国式浪漫,惊艳世界。这个短短2分30秒的表演排练时间长达3个月,孩子们在一位“哈尔滨妈妈”的带领下,完美演绎了“冰雪世界的奇幻冒险”。负责《点亮》环节的女编导朱剑佩是位90后漂亮女孩,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形容这段冬奥之旅“欢乐与泪水并存,在崩溃中发愤图强”。

从“跳舞女孩”到“绘图工程师”

朱剑佩说自己是个“幸运女孩”,在哈尔滨南岗区长大,4岁开始学跳舞,一路都遇到了好老师,在黑龙江省艺术职业学院的五年中,每天身上的练功服从来没干过,终于顺利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和很多学跳舞的女孩一样,朱剑佩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舞蹈编导,是2014年的南京青奥会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2013年南京青奥会开闭幕式进入筹备阶段,临近毕业的朱剑佩被南艺的专业课老师带进了导演组,参与第三篇章《圆梦》的编排。能够参与这种世界级的盛会,初出茅庐的朱剑佩兴奋不已,但她很快发现调动几百人的大型表演与普通舞蹈编排截然不同,最难不是设计优美的动作,而是画图,为800个参加表演的女孩设计各种表演图形。

800个女孩手持道具,变幻出各种图案,为了让每个人都精准走位,编导们通常要画数百张走位图。800人就是图纸上的800个点位,每个点位都代表一个数字,按照各自的数字顺序走位,如果一个点错了,后面的整个表演就全错了。

朱剑佩从一个“跳舞女孩”成了“绘图工程师”,每天在图纸上画“坐标”。她说:“跟着演员在一个足球场排练了大半年,南京的夏天特别热,挥汗如雨,每天声嘶力竭地咆哮,喊得嗓子都失声了。”虽然辛苦,但她很幸运地遇到了“行业天花板”陈维亚导演,在半年时间里迅速成

长,也让她喜欢上了这个工作。青奥会结束后,朱剑佩去了北京,正式成为了一名大型晚会编导。

寒风中“沉默舞蹈”的“小雪花”

在北京冬奥会前,朱剑佩已经是从业9年的资深编导了,参与过建国70周年长安街上的群众大联欢编排,带领3000人的方阵演绎《山笑水笑人欢笑》。2021年9月,她接到了北京奥组委的邀请,加入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导演组。她说:“张艺谋导演希望《点亮》环节能展现孩子们的童真,大家一起玩,一起去冰雪世界冒险,不要那种刻意、整齐划一的表演,而这种看似没有编排的编排才是最难的。”

《点亮》环节除了孩子们自己的表演,他们还要与地面上的显示屏互动,朱剑佩做了两个月的案头工作,画图纸,为24个孩子分别设计动作。2021年11月,她带着孩子们开始在史家小学的操场上排练,学校位于北京东二环附近,旁边都是居民



区,为了不扰民,同时做好保密工作,排练不能功放音乐,孩子们都戴着耳机,音乐和编导的指令都是通过耳机传达。孩子们每天在操场无声地默默舞蹈,按着地面上不干胶贴的数字跑来跑去。

11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有时还会下雪,孩子们在寒风里跑得小脸通红、大汗淋漓,但从来不叫苦、不要赖。朱剑佩很心疼这些“小雪花”,怕他们感冒,每次排练走位看大家出汗了,就赶紧招呼进屋改练动作,简直是“老母亲”既视感。

闭幕式倒计时48小时突发状况

带领24个小学生排练了3个多月,从基础动作学起,走点位、练舞蹈,大到路线,小到表情,终于一切都接近完美了。2月16日第二次全要素联排后,距离冬奥会闭幕式正式开始还有48小时,朱剑佩接到通知,“小雪花”的人数要增加到71个,她蒙了!

她形容自己当时“差一点崩溃”,节目要重排,所有服装、道具要重做,“服装老师连夜带着面料飞到北京给孩子做衣服,雪花灯笼赶不出原来那种了,只能全换了。”而且这些孩子的表演要贯穿整个闭幕式,牵一发而动全身,后面所有环节都要调整,朱剑佩“强忍住哭的心”,和同事们紧急行动,用最短的时间调整方案,保留了前48秒24个孩子打开“冰雪大门”的表演,让其他的“小雪花”尽量不露痕迹地加入进来,最终只用了两小时新方案就通



过了,为下一个环节调整留出了时间。

紧接着她又带着71个孩子,用两天时间跑熟了所有点位,在撤掉点位标识后,能与地屏上的图案完美配合。

“小雪花”展现中国儿童的浪漫

冬奥会闭幕式上,孩子们提着雪花灯笼,微微灯火点亮每个人心中的那一束光,96片漂亮的“小雪花”演绎而成的“大雪花”美轮美奂,雪花赋予了孩子们神奇的力量,冬奥会徽被点亮了!“小雪花”们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儿童的天真浪漫、中国之美、冰雪之美!这一幕让朱剑佩眼中泪光闪烁。

这次冬奥会对她来说意义非凡,“不但亲身参与了,也见证了那么多家乡冰雪健儿为国争光时刻,作为哈尔滨人,我太自豪了!”朱剑佩说,能够用艺术形式展现中国的强大与自信,这是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冬奥会结束后,她又投入到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工作中。朱剑佩说,“一年多没回哈尔滨了,特别想家,希望有机会能参与家乡的大型活动,让更多人发现哈尔滨的美。”

大师伍迪·艾伦带你邂逅雨天与浪漫重逢

□本报记者 封娇

作为86岁电影大师伍迪·艾伦首部在中国上映的影片,《纽约的一个雨天》给许多观众带来了惊喜。尽管这部被雪藏三年,低调面世的新作仍然只是一部有点儿絮絮叨叨,有点儿略显老派的文艺片,但它的清新与唯美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优雅与浪漫。

没有嚣张的特技,没有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影片沿袭着伍迪·艾伦一贯的幽默与风格。一个是喜欢古典艺术、出生于纽约、有着忧郁气质的富二代,一个是表现得积极上进、父亲是银行家、来自亚利桑那州的阳光女孩儿、校报记者。片中,范宁饰演的艾什莉得到了采访知名导演的机会,甜茶饰演的盖茨比决定陪伴女友前往纽约,在自己的老家与其共度一个精心计划的浪漫周末。然而,佯装一副专业模样的艾什莉早已被采访对象漠视,从受邀看片,到寻找导演途中与导演合作伙伴一起守在酒店门口捉奸,再到被男明星带到家里亲热……一系列的情节递进是伍迪·艾伦对演艺圈的嘲弄,也是对貌似聪慧努力的女主虚荣、

浅薄的讽刺。艾什莉拿着小本本总是一副抓到新闻的样子更是透着伍迪·艾伦在那副小眼镜下射出的对这一人物的嘲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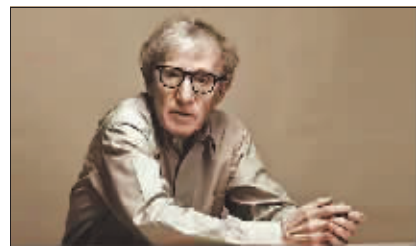
因女友爽约而在城市中游荡的盖茨比先是遇到刻薄的高中同学,而后又误入老同学的拍戏现场,巧遇赛琳娜饰演的前女友的妹妹莎诺……从雨中同乘出租车,到钢琴前忧伤落寞的弹奏,大都会博物馆埃及馆里的躲躲闪闪,盖茨比身上略显颓废的文艺气质在音乐与环境的衬托下让人一览无遗。而当盖茨比的母亲在派对上一眼看出他带来的女友并不是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就很中意的艾什莉,而是一名妓女后,母子二人的对话隐含着伍迪·艾伦对上流社会的戏谑——在嫁给盖茨比的父亲之前,母亲也是一名妓女。这让盖茨比对母亲的认识有了改观,也让他更加认清自己。

影片最后,与女友共乘马车的盖茨比脱口而出的爵士乐歌词“街上车水马龙,我屋中一片寂静”,被艾什莉自作聪明地说成是莎士比亚写的,盖茨比终于无法漠视二人的差距,跳下马车的他说“你喜欢蟋蟀的

叫声,而我喜欢出租车的喧闹,你在阳光下盛放,而我在阴郁的天空下自得其乐”。就像那句“我喜欢休息室里的钢琴,毛毛细雨,雾霭沉沉,薄雾中的纽约城,一对恋人约在六点碰面”一样,傍晚六点,中央公园钟楼下,毛毛细雨中,盖茨比与莎诺不期而遇,对的雨天遇到了对的人。

有人说伍迪·艾伦是“美国电影界唯一的知识分子”,这位怪才很少刻意追求影片的深刻,他更愿意以一种调皮和嘲讽的口气消解深刻,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你常常能看到讽刺上流社会、讽刺虚荣、讽刺装腔作势,而这份讽刺却又总是与温情相伴。

《纽约的一个雨天》就是这样,在举重若轻中让你思考,让你会心一笑的同时,又有一些更深的领悟。整部影片用唯美的画面与光线、钢琴曲与爵士乐的交相搭配,呈现着既清新又复古的浪漫情调。雨中暖黄色的柔光意境,让人发自内心的温暖。如此令人陶醉的画面下,是一种精神的放空与心灵的沉淀。不管你是不是个文青,在大银幕上看伍迪·艾伦的影片都是一种享受。



小资料

伍迪·艾伦

美国著名电影大师,导演、编剧、演员。1977年凭借爱情喜剧片《安妮·霍尔》获第5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曾23次获奥斯卡奖提名,4次获奖,13次获得全球奖提名,3次获奖。经典作品有《午夜巴黎》《曼哈顿》《汉娜姐妹》《人人都说我爱你》《摩天轮》等。《纽约的一个雨天》是他的第48部电影作品,也是首部在中国上映的影片。